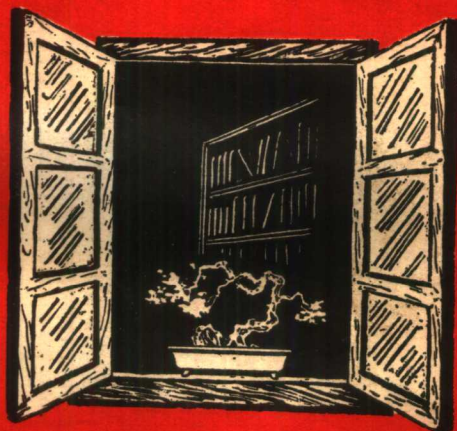


魯迅在廣州的日子

曾敏之著



27308

魯迅在廣州的日子

曾敏之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魯迅在廣州的日子

曾敏之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四三號)

广东省书刊出版業發業許可証粵版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广东分店發行

广州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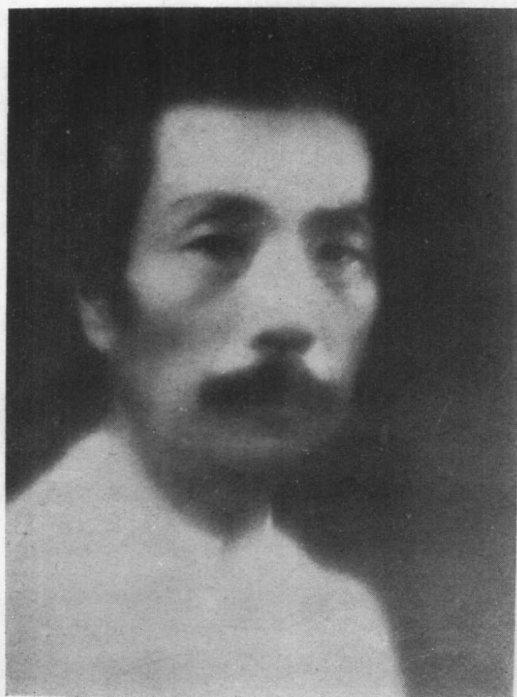
·

書号:767.787×1092 耗1/32.3 1/8印張.7插頁.55,000字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3,201—17,200 定价:(6)三角六分



魯迅先生在廣州時留影

CAD75/05

封面設計者 梁永泰

內 容 介 紹

本書是作為魯迅先生的傳記的一部分來寫的。作者用散文的筆調，詳細地敘述了1927年魯迅先生離廈門到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體察了“革命的后方”的面貌；親歷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廣州發動的“四·一五”反革命事變，目睹反動派凶殘地大批屠殺革命青年，悲憤地辭去了中山大學的職務，蟄居在東堤白雲樓，辛勤地從事著譯，並時刻警惕著鷹犬們的迫害；最後，帶著沉重的心情和深刻的歷史教訓，離開廣州，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目 錄

第一章	魯迅的南來	1
	离厦前夕	2
	不平凡的抱負	9
	在海船上	11
	陌生的國土	14
第二章	發酵的年代	17
	欢迎熱潮中的冷靜	17
	“革命的后方”	21
	大鐘樓与白云樓	26
第三章	夢与现实	41
	風暴襲來了	41
	在黑暗包圍中	45
	生活的紀錄	52
第四章	向南方告別	62
	辛勤的果实	64
	不屈服的战斗	69
	是这样离开广州的	73
附 錄	魯迅与思想改造	80
	魯迅的人情味	90

第一章 魯迅的南來

远在1927年，偉大的革命文学家魯迅先生曾經來过这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由于孫中山先生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中國共產党的建議，改組了國民黨，并確定了反对帝國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綱領和联俄、联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尽管孫中山先生北上后病逝于北京，但因为國民黨經過改組已重新獲得了生命力，因此在孫中山先生病逝之后，仍有1926年至1927年与中國共產党共同举行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形成了革命的高潮，而南方的广东，正是处在革命高潮的中心。

魯迅先生是受到革命高潮的影响而來广州的，他住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經歷了巨大的时代变化，他目睹國民黨蔣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众，繼上海“四·一二”事变之后，在广州，也用屠殺手段，造成血腥恐怖的“四·一五”事件，因此迫使魯迅

先生在无限悲憤之中離開廣州。魯迅先生在廣州的經歷對他的思想影響是極大的：“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徬徨和憤激，他才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①

正如魯迅先生自己說的：“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②也就因為經歷了巨大的事變，他已了解階級鬥爭的意義，所以他到上海以後的後期十年的戰鬥生涯，發揮了革命鬥爭底偉大作用，他成了新文化運動中最英勇、最堅決、最偉大的旗手。在廣州所受到的血底教訓，可以說是促使他投身於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他毫不隱諱他自己在思想認識上的轉變：“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了。③

正因為魯迅先生在廣州一段時間在他光輝的生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魯迅先生南來的前因後果，以及他居留廣州期間的學朮研究、文藝活動和日常生活，以及蔣介石叛變革命進行大屠殺時對魯迅先生的影響，借以了解魯迅先生在大革命時期的動向，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

高 厦 前 夕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1926年8月離開北京的，當時

促使他离京的原因是由于軍閥反動統治的迫害，他不得不倉皇出走，远避他方。魯迅先生接受厦門大学的邀約，离京后到厦門大学任文科教授。但当魯迅先生到了厦門之后，就覺察到厦門大学的环境于他極不适合，他覺得厦門大学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的人誰也不明白內情，魯迅先生慨嘆地描寫這間学校的內情是：“中樞是‘錢’，繞着这东西的是爭奪、騙取、斗寵、獻媚、叩头。沒有希望的。”④

接着，魯迅先生就在“沒有希望”的环境中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現代評論”派一千小人要排挤他，学校当局和庸俗之輩疏远他，大有“敬鬼神而远之”之概，他被安置在一間圖書館的樓上，孤零地生活着，心境寂寞，一縷縷的哀愁使他不能自己。他描寫过这段生活的情景：

“……因为太討人厭了，終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里。白天还有館員、訂書匠、閱書的学生，夜九時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里，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許多白点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則海天微茫，

④ 瞿秋白，“魯迅雜感集序言”（見乱彈第376頁）。

⑤ 魯迅全集第4卷第16頁。

⑥ 魯迅全集第4卷第198頁。

⑦ “魯迅書簡”第194頁。

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欄远眺，听得見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这寂靜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魯迅先生已感到不适于在厦門呆下去了，他决意离开厦門。

在魯迅先生离开厦門之前，过的是如此的孤寂生活，但却有一个人非常關心他的生活，關懷他的冷暖，这个人就是許景宋（即許广平）。許景宋是广东番禺人，母親姓宋，她因景仰母親，故自号景宋。她的祖父曾任浙江巡撫。她的長兄在清末留学东京，鼓吹反抗清朝的封建統治。所以她幼年時，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辛亥革命時，她在小学讀書，深恨自己年幼不能参加革命。袁世凱窃國時，她要求参加反袁的革命斗争，悄悄寫过一封信給姓莊的女革命家，企圖从家庭出走。因消息不密，被家人阻止。这样一个自称为粗獷剛直的女青年，在初級師範畢業后，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于是在1923年跑到北京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学校。她就是在北京高師和魯迅先生認識，成了他的学生的。又因学潮，許景宋和魯迅先生的接觸更多，相互間的了解和感情也更增進了。

許景宋是和魯迅先生一道离开北京的，他們乘車到上海時才分手，一个到厦門大学任教，一个到广东女子師範学校任職。他們分別后，就只有靠書信往还互相傾訴和鼓

勵了。許景宋是廣東人，她是回到自己的故鄉，她深深了解魯迅先生漂流廈門的寂寞和痛苦。她為魯迅先生織毛線背心，購寄廣州特制的金星石印章，還為他刻了“魯迅”的名字，使魯迅先生在孤獨寂寞之中得到最大的慰藉。許景宋從魯迅先生給她的信中，知道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有度日如年的心情，廈門大學的環境不適于魯迅先生住下去，就勸魯迅先生到廣州來。許景宋說：“廈大情形，聞之令人氣短，后將何以為計？廣州辦學，似乎還不至如此……可願意來此間一試否？”^①

魯迅先生是願早一點離開廈門大學的。廣州的中山大學也曾有電報邀他和林語堂、沈兼士到廣州一行，因為廣東大學改為中山大學后，對學制的議定希望他們提供意見。當時魯迅先生是想借這個機會來廣州走走的，但他的責任心重，以為到廈門大學上課不到一月，不便請假，終于謝絕了中山大學關於議定學制的邀約，他決定等學期結束時才整裝離去。

可是篤于友情的魯迅先生，卻為老友許壽裳的就業問題而時刻在念，他就趁此機會分別寫信給已到廣州的孫伏園和中山大學的朋友，托他們為許壽裳在中山大學謀一教職，許壽裳後來能到中山大學教書，就是由魯迅先生推薦的。

① 魯迅全集第4卷第29—30頁。

② 魯迅全集“兩地書”。

魯迅先生虽然决心离开厦門大学，但并未决定要到中山大学教書。許景宋却耽心他在厦門的处境会影响他的健康，所以在信中常常提到中山大学改办后的情况，再度劝魯迅先生说：“倘有人邀你的話，我想你也不妨試一試，从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①而且分析了广州的环境：“广大（中大）現系从新開始，自然比較的有希望，教員大抵新聘，学生也加甄別，開学在下学期，现在是着手筹备……广州情形虽云複雜，但思想言論，較為自由，‘現代’派这里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來一下。否則，下半年到那里去呢？上海虽則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这回的改組，確是意在革新，舊派已在那里抱怨，当局还决計多聘新教授，關於这一層，我希望你們來……你們又不來，这里急不暇擇，文科真不知道会請些什么人物。”^②

由于許景宋的婉劝，魯迅先生終于願意到中山大学任教了。他在1926年11月1日覆許景宋的信曾有表示：“如果中大定要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就于開学之前到那边去。”^③11月15日，魯迅先生就收到了中山大学的聘書，給魯迅先生的聘書是沒有年限的，这在魯迅先生看來，是非常尊重他的，他當時認為不立限的原因，可能是“凡認為非軍閥幫閑的，就不立年限”。

中山大学的聘書已收到了，魯迅先生來广州的事似成定局。可是南來之前，魯迅先生却也有些徘徊顧慮，他的

顧慮是：今後做文章呢還是教書？他當時認為做文章與教書是不能並立的，創作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如果兩者兼做，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精神不勝困憊，也擔心兩樣都不討好。他自信從事寫作於中國不無好處，不寫也覺得可惜。但魯迅先生向來有一個理想，就是計劃要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如果從事教學研究，他自信能完成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並自信在文學史中能說出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如果不作教學研究，就似乎可惜了。又因為當時中山大學聘他為文學系主任，他感到對行政工作素非所長。他又聽說廣東的革命政府將移武漢，以為友朋輩一定會離開廣東，以一個“外江佬”留在中大，也會寂寞乏味。還有一點使他顧慮：許景宋任職的廣東女子師範學校因風潮罷課關係，使她一度想離開廣州而去汕頭教書，所以魯迅先生寫信給許景宋說：“而況我的一個朋友或者將往汕頭，則我雖至廣州，又與在廈門何異？”^④

魯迅先生這種含蓄蘊藉一往情深的表示是令許景宋十分感動的。她答允他在廣州另找事做，不一定離粵，對他的顧慮則多方寬慰。魯迅先生遂托孫伏園也為她在中山大學找到了助教的工作。於是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事決定

① 魯迅全集“兩地書”。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了。广州的報紙“國民新聞”、“民國日報”都刊登了魯迅先生將到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的消息。因为有离开厦門的計劃，魯迅先生免不了把离京前后以及在厦門的經歷思考了一番，把自己的过去作了一次檢討，他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時預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預料并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顧忌，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为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顧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將不能動彈。”①

魯迅先生这时觉得过去的猶豫很不好，南北奔馳，仍无定所，再因循下去，將一事无成，所以他决心不再敷衍了；他决定到广州來，而且衷心希望和許景宋同在一个环境里，可以互相鼓勵，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

魯迅先生对許景宋之能和他一路，是感到安慰的，他向許景宋說過这样寄托極深的话：“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總还慮他为我而犧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②魯迅先生更坦白地向許景宋表明了态度：“我先前偶一想到爱，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内幕（指高長虹等的玩弄

手段，——作者），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①

这是魯迅先生离开厦門之前对許景宋所流露的真摯、深厚的友誼和爱情，魯迅先生终于在長期受到封建婚姻压抑之苦后，已决心擺脫精神和感情的桎梏了。

不平凡的抱負

魯迅先生已决定來广州了。

魯迅先生未到广州之前，虽然在思想上曾有一些消極的顧慮，但是当他既决定之后，就轉为積極的态度了。作为革命文学家、思想家的魯迅，不論到什么地方，都会發光發熱，用他生命的光和熱为人群開拓道路的。

魯迅先生來广州的年代是1926年底——1927年初，他的年齡是46歲——47歲，几經挫折和苦難，他的战斗决心是越來越大了，这种战斗的决心可以从他为“墳”寫的題記看到，魯迅先生說：“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給他們說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所以魯迅先生准备到广州后，决心改变農奴式的生活，除

① 魯迅全集“兩地書”。

② 同上。

③ 同上。

在中山大学教書之外，要從事文藝運動，想與創造社聯合起來，結成一條戰綫，共同對舊社會展開攻擊，他對代表封建勢力的“紳士”們也絕不放鬆，他要戰鬥，而且作最壞的打算：至多不能回北京去。

魯迅先生當時想與創造社聯合，向舊社會進攻，正充分表明了魯迅先生光明磊落、不為個人的風度。那時候創造社在廣州的文藝活動是很積極的。創造社的郭沫若、郁達夫、穆木天、鄭伯奇、成仿吾都先後到了廣州。他們還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創造社在廣州和汕頭成立了分社，所出版的書籍在廣州暢銷、劇本在廣州上演，顯得很活躍。可是當魯迅先生決定南來的時候，創造社的郭沫若、郁達夫卻又先後離開廣州了。郁達夫和魯迅先生的友誼是很深厚的，他寫信給在廈門的魯迅先生表示對中山大學有所不滿，言下也很憤慨，因此引起魯迅先生的猶疑，他知道創造社中人和中山大學關係似乎很不好了，但他並未因此而動搖來廣州的決心。事實上，創造社的郭沫若、郁達夫所以對中山大學不滿，是由於政治的因素，他們是受到不合理的排斥而去的，郭沫若先生因左傾被目為共產黨。他離開中大後，參加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即北伐戰爭），北伐去了。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春秋”中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道：

“我是三月底到廣東，七月底參加北伐軍出發，在廣州算整整住了四個月。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開紅花，

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龍眼、蕉，吃了田雞飯，吃了燒鵲，吃了蠔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廣州的，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們留在那兒了。”

儘管郭沫若、郁達夫等已離開中大，可是魯迅先生仍然採取積極的態度，打算“中大如有可為，我還想為之盡一點力，但自然以不損自己之身心為限”^①。另一方面，魯迅先生對那些“想踏着死尸站上來，以顯他的英雄，並報他自己心造的仇恨”^②如高長虹之流，決定到廣州後予以還擊。因為魯迅先生覺得他之來廈門，雖是為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却也想休息一個時期。但有人却以為他遁迹海濱，偃旗息鼓，被奪掉了筆墨，對他無可利用了，遂轉過來對他進行侮蔑和攻訐，這是令魯迅先生不能容忍的，所以他抱著積極的、戰鬥的態度於1927年1月15日離開了廈門，踏上到廣州的征途了。

在海船上

當魯迅先生向廈門大學辭職時，卻又引起了一場風波。

廈門大學為了虛名，想挽留魯迅先生，可是魯迅先生是去志已決了。青年學生早已不滿學校結黨營私，把魯迅

① 魯迅全集“兩地書”。

② 同上。